

### 咏冬诗一组

顾玉华

七律·冬夜  
迎來本命賀韶年，霜染丹楓映杏箋。  
冬夜寧馨游鶴海，清晨靜靜靜詩田。  
健盤輕擊歌風景，徵信廣和唱協篇。  
卧榻助吾尋妙句，睡香笑醒豈無眠。

七绝·冬钓  
凉风带雨倍添寒，蓑笠成群坐落滩。  
冬钓忘形何惧冷，敲开冰窟竞抛竿。

七绝·冬云  
冬云寒气友情深，携手同谋日夜阴。  
共盟雪飘琼世界，赠酬骚客把诗吟。

### 自娱

徐东骥

学海无涯勤为径，  
老来无事把诗吟。  
钱财功名身外物，  
余生但求存重心。

### 湿地恋歌(歌词)

顾向明

芦花白，菊花黄，  
波光粼粼芦苇荡。  
水乡姑娘采莲忙，  
情歌一曲醉心房。  
仙鹤排云上，  
留下诗情一行行。  
神鹿林中藏，  
美丽传说一桩桩。  
啊东方法地，  
多情的地方。  
萍水相逢皆是缘，  
知音莫忘莫相忘。

杨柳青，桃花放，  
炊烟袅袅故人庄。  
远方游子欲何往？  
乡愁一杯诉衷肠。  
仙鹤排云上，  
留下诗情一行行。  
神鹿林中藏，  
美丽传说一桩桩。  
啊东方法地，  
深情的地方。  
咫尺天涯皆有缘，  
知音水难忘水难忘。

### 二大爷的威望

陈声光

农村都有这么一些人，说话有份量，办事行得通，家乡二大爷就是这样的人。二大爷本姓刘，是我远房亲戚，论辈份是叔，不高的个头，敦实的身材，爱抱打不平，谁家堵个事，添个灾，都爱管一管。久而久之，“去找二大爷评评”成了家乡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二大爷当上生产队队长，掌管二十几户、八十多人的工分、口粮，他兜里随身揣着一个本子，是众人眼里的圣宝，只要二大爷在那本子上写上几笔，一天的工分就算得到。年底，二大爷照着本子，逐家挨户报付口粮时，声音听起来格外响。那时候，谁不想和二大爷套近乎？但又都不敢，因为二大爷见不得人使心眼。队里张大婶，是烈属，身体弱，但工分、口粮却在平均之上，就凭这一点，大伙都暗地竖拇指。

后来，村里改选，二大爷当上村主任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兜里揣着的小本子，换成工作包。帆布挎包、军队挂包、皮军挎包相继成了二大爷的家当。或手一拎，或怀一夹，或自行车架上挂一挂。包里最贵重东西，当然是村里公章。那年头，买种药、请老病医、婚嫁迎娶、工作参军、提拔录用等等，都要村里出证明，自然要找二大爷。张家请，李家请，变着法儿争着请，一度时间，二大爷被谁家请了，成了村里的头条新闻。但二大爷自有他的原则，乡里乡亲，吃进皮囊可以，但绝不手递进布囊。每每于此，二大爷都说，在这一亩三分地，哪个不敬？谁家有事，哪个不请？对此，二大妈笑着戏谑，又在吹，如果没有那个萝卜头，谁还敬你？

前不久，回家一趟，儿时的伙伴，家乡的长辈，多年不见，倍感亲近，围坐一起，自然谈到“二大爷”，二大爷已从村主任岗位上退下，但更忙了，当上村里的民事调解员，村道德评议会是二大爷整天忙碌的工作。近期，还参评全县十佳最美法治人物。“大侄子回来了，让我瞧瞧”，人未到，声音已到，只见一位瘦瘦的老人，三步两步挤进人群，众乡亲纷纷起身相让。“二大爷，冯越两家承包地的矛盾，你断赵家划出二分给冯家，不光赵家服，我们大伙都服。”大伙你一言我一语，二大爷望着我，乐了，“不是服我，而是服这”，二大爷拍了拍兜里，鼓鼓的像是一本书，说着，拿了出来，递来的是本农村实用法律知识读本，正准备与二大爷进行交流。突然，一位中年妇女一头冲进来：“二大爷，前庄人家来了几个陌生人，您快去瞧瞧！”“大侄子，你快走，我去有事了，回头再聊。”

望着二大爷远去的背影，不由心生敬佩，顿生一个念头：下次回家，定要为二大爷多捎些法律读本。

千秋渡，忆千秋。在年轻人的词典里，千秋渡就是个历史底片；在上年纪人的记忆里，它又是个抹不去的鲜活印象。它之于我，可算既那么亲切，又那么苦涩。

千秋渡，源于射阳河。射阳河是由射阳湖水冲蚀而成的天然河道，全长198公里，流域面积4036平方公里。它河道曲折，支流众多，西以宝应射阳湖为始点，向东流经建湖、阜宁、滨海、射阳县。阜宁马荡段以西称为上游，阜宁段为中游，下游则主要在射阳县境内。这一带河面宽度一般在400米左右，直至通海口，沿途有湖、有荡、有岛、有滩涂。千秋渡，正是当年射阳河千秋渡连接南北方向的一条重要通道。

正是因为这道天然屏障，使得千秋河北的临海(八大家)成了战争年代盐阜地区著名的敌后根据地。请看这方特殊的地理位置：南距合德30公里，中隔硕长的射阳河；西距东坎50公里，中隔宽阔的汛绝河；北距八滩25公里，中隔环洋的大片沼泽带；东临浩瀚的黄海，加之距离交通线又远，故日伪顽都无法占驻。从而成了我党我军创建敌后堡垒的理想地区。1942年至1944年，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、副师长张爱萍等领导的指战员在这里战斗生活过三年之久，新四军将领陈毅、粟裕、谭震林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，华中工委、华中军区负责人陈丕显、曹荻秋、管文蔚、茅蕴

### 千秋渡

张锋

释亦转战在这一地区；文艺界和名人人士贺绿汀、鲁莽、钱阿英、车戟等在这里从事革命文学创作活动。当年的这里，不仅建起了被服厂、纺织厂、毛巾厂、烟厂、商行，而且还设立了华东兵工厂以及报社、书店、印刷厂。一句话，在烽火燃天的岁月里，这河港沟汉包围的自然区域，成了我军的革命大后方、后勤保障处和文化传播区。

和平时期的千秋渡自然也如同其他大河大港一样，因没有能力建桥的缘故，自然成了一天堑。回溯千秋渡，它正是由原来的“未回一小舟，出没风波里”的人渡，逐渐发展到缆绳渡，由麻绳渡到钢丝绳、由人工渡到牵引渡，一直过渡到轮渡；由小船到大船，由多人到车混载，再由车到机，用它的演变方式忠诚地记录下走过的若干圈年轮。

我与千秋渡的关系，那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七、八十年代里的事儿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我还在临海公社从事新闻报道和秘书工作，少不了到县城开会办事，自然也绕

不开千秋渡。那年月如果跑一趟合德街，不管阴天晴天，或者顺风顶风，都是蹬着“脚踏车”，30公里的行程，半天时间就泡汤，有时赶不上千秋渡，还会错过吃饭的时辰。记得有一次是送一篇报道给县委报道组的周其高组长，来不及吃晚饭便骑着车子赶路，到千秋渡口已快近8点，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身上的汗又被凉风一吹冷得皮肤发紧，但我还是庆幸在渡口没有耽误，硬是一路骑行，直到夜晚10点钟才到县城。交完文稿，我随便挑了兴北街的一家饭店，点了一碗盖浇面吃个精光。别的什么也记不得，记得清楚的一是当天夜里睡得特别的香，二是那篇急着送交的稿件没几天上了《新华日报》的头版。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初，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，回家次数很少，一半原因是工作太忙，另一半原因就是那个千秋渡。记得我在当年新洋乡(现在的盐东镇)蹲点时，总是觉得回一次家比跑盐城、上海还难。那时的县委也只有把手的书记有辆机动车，我回家不仅要骑车，还得等

个风和日丽的天气，否则遇上一个顶风，加上个千秋渡，半天时间是不够的。有一次我们全家五口曾骑三部自行车回家，到了千秋乡境内，女儿便骑不动了。只好在乡里食堂吃了个午饭，谁知刮起大风，而且向北是顶头风。怎么办？真的感谢时任党委书记的张其法先生，他动用“特权”，派了辆手扶拖拉机把我们一直送到老家。

千秋渡，开始的人渡，可是个漫长的日子，可以说有河便有渡。从人渡发展到轮渡，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，而从轮渡变化为大桥，最后终结轮渡的历史，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见证。在改革开放后第16个年头的1994年1月，纵贯南北两岸，全长420.7米的千秋大桥动工兴建，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，至1995年8月建造成功，9月1日举行通桥典礼。从此，“一桥飞架南北，天堑变通途”。大桥贯通了两岸人民千百年来的现代交通梦，大桥成了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幸福路。如今，尽管早已找不到当年千秋渡的半点痕迹，但我每驾车至此，常会停车回望，想找回那些年的记忆和感觉。当然，更多的还是眺望，看着大桥上的车来车往，河那边早已远近闻名的“射阳河口板大薯”的农家生态旅游景观，不远处“天下第一河鲜”的酒店，常常不时地笑出声来。

千秋渡，渡千秋。



滩涂之上 郭开国 摄

### 都市里的小菜园

高亚

我家虽处繁华闹市区，却有一个温馨的庭院。院里有花草，还有一块小菜园。退居生活闲来无事，养花种菜，也别有滋味！立秋后，雨水不断，此时，也是蔬菜过冬的适宜时节。一天午休后，我泡上一杯“碧螺春”，坐在院子的凉亭里，翻看一阵报纸后，将从老家拖来的青菜秧子，栽插到院子的菜园里，以到冬天享受真正的无公害青菜。

正在我低头弯腰、平田松土时，头顶上传来“呱、呱……”声，抬头看去，惊奇地发现，足有几十只大雁，排成人字形，从院子上空飞过。小时候，在农村，秋高气爽之日，蓝天白云下，常有雁阵一字形或人字形飞过，而在高楼林立喧闹异常的繁华城市上空，也能见到久违的雁阵，真让我喜出望外。这南归的大雁，令我顿生思乡之情。

我虽然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，但对种菜不在行，也不喜欢，却非常喜欢吃露天的青菜。小时候，农村条件不好，喜欢吃青菜豆腐汤，走上工作岗位后，喜欢吃青菜烧猪肉、青菜烧牛肉。在农村，家家都长瓜、种菜。自家的菜园子里，不但有青菜，还有韭菜、茄子、南瓜、西红柿，和特别解馋的香瓜。一年四季总是那么葱郁，取之不尽。奶奶、母亲，三天两天、早早晚晚都在菜园里忙。乡下人家的菜园，是一家人的脸面，哪家勤劳能干，看一眼菜园便知。

上高中时，母亲时不时叫我到菜园帮忙，不是抬粪就是浇水、拔草。起初，不情愿，怕弄脏自己的衣服，也怕出力流汗。后来，父亲对我说：“菜园也好比人，你对它没有感情，它也不会给你回报的。”记得读过的《曾国藩教子书》里，也有一段话：“乡间早起之家，蔬菜繁盛之家，美多兴旺。晏起无蔬菜之家，美多衰弱。”曾国藩告

诫其子要“雇工至家种蔬”。那样一个封建大官僚，竟然看重菜园和家境的关系，可算是别有见识了，或许也是看了这些启发，或许是自己太爱吃蔬菜，使我愿意参与和父母一起伺弄菜园。

每次到菜园劳动时，我都脱掉鞋袜，赤脚下地，挖出的黑土，经揉搓来回破绽，变得疏松软绵，散发着泥土芬芳。菜供自家吃，所以不能化肥，都用猪粪和人粪尿。头一回挑粪，我用毛巾捂住鼻子，小心翼翼地用长长的粪勺舀了半桶，气喘吁吁地挑到菜地，认真地真泼洒到菜地里。后来，星期天或放学回家，都到菜园里看看。看到菜地里绿油油的青菜，和露出半个身的萝卜，心里真的高兴！有时，以看菜园为名，趁大人不注意拔两个萝卜，跑到家门口河边洗一下，分给小伙伴，那个萝卜既脆又甜，很爽口，至今难以忘却。

现在，我在有限的院子里，专门辟出一块小菜园，不是指望它能长出多少青菜、萝卜，更多的是记住乡愁、享受乐趣。每天到菜园边走走、看看，浇浇水、拔拔草，或者倚在凉亭柱子上观赏菜园里的青菜、黄瓜、番茄、辣椒，有一种回到童年回到家园的感觉。看到嫩绿的小苗，伸展成绿色的藤萝；看到金黄的菜花引来蹦跹的蜂蝶；看到大雪覆盖着青菜，顽强地挤出身躯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彰显一清二白、静静的喜悦强烈地贯注我全身。这时候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农民，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欣赏自己的创造的风景。

自从有了这块小菜园，或格外关注季节，风雨和阳光，亲近了土地和大自然，感到生活有了一片清新的领地，心里便充满憧憬和希望。生活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奢求，只要健康、快乐地活着，就是一种难得的富有。

### 海韵河风育芳华

陈建康

60年，一个甲子，人生的大把时光慢慢流逝；60年，一座学校，在艰难困苦年代崛起成长。

2018年12月9日，诞生于几间工棚的海通初级中学，迎来60华诞。200多名由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相聚这里，他们代表着14000多名学友的心愿，以赤子之心，再次投入到母校的怀抱。

握手，拥抱，问候。活动现场，热情洋溢。校友情、同学情、师生情溢于言表。健在的老校长、老教师来了，他们怀着往昔的激情和执着，回到这所令人思念的校园。首届毕业生代表来了，他们深情回忆建校时和老师一起创办校园的情景。来自各条战线上的校友代表激情满怀回忆母校、老师，介绍走上社会创业历程，对母校的培养和教育不胜感激。

面临此景的我，思绪万千。昔日，母校以博大胸怀拥抱呵护了我们，哺育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走上人生奋斗的工作岗位。今天，母校又以灿烂的笑容欢迎我们，共同庆贺60华诞。母亲给了我生命，母校给了我知识和力量。

1975年秋天，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我通过推荐加考试，来到海通中学读高中，两年的学习生活时光很快过去。走上社会后，我没有忘记临别时老师的教诲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书本。因此，我边劳动边自学，虽然后来没能考上大学，但是通过自身努力，找到了一份谋生的职业，直至如今。

海韵河风育芳华，教书育人著华章。母校，您永远是我心中的丰碑。

秋天的北京最美，蓝蓝的天空，朵朵的白云，金黄色的银杏，红红的枫叶。虽然多次来京，但我还未看过红叶。一日，我们一家到京郊西山神泉峡游览赏红叶。

红叶是枫树的叶子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红叶数北京西山枫叶最出名。春夏叶子绿绿的并不怎么特别好看，一到秋天，尤其霜降后，叶子泛红，满山遍野层林尽染。

我们挑选到神泉峡赏红叶，因才10月中下旬，还未到满眼尽是红的时候，北京城外的香山是偶尔见到一二棵枫树变色了。万绿丛中一点红。赏红不过瘾，而神泉峡位于北京西北的妙峰山，为距京城最近的千米高山，是京城著名的八顶之一。大嫂的女婿在那儿服役，听说我们要到西山赏红叶，说“我这儿就是北京西部呀，山上有部分红了，如果霜降左右就更美了。”奈因我明天要回老家射阳，难得今天一天清闲，赏红心切，所以我们受邀选中神泉峡。

可能未到季节，同时也不是周末，观赏红叶的人并不多，车在峡谷停车场停下后，要徒步登山10公里才到神泉峡的神仙顶。我们沿着曲折的坡道一路走一路观赏山坡上的枫叶，这种景象确实很美，盘山公路两旁矗立着形态各异的奇山异景，山涧翠绿的是松柏，金黄的是银杏，红彤彤的是枫叶，再加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，构成一幅精美的秋色图。此时小姚姑娘说了一声，你们看，那个美女在赏红叶嗅红香，有点像京剧。大嫂说：“你被红叶迷眼了，明星来，还能这么安静！”小妹在旁说：“侧面看还真有点像，大门牙翘翘的，但眼睛比京剧大，充其量是替身。”我边偷听他们的笑话，边拿出手机，偷拍几张“巩固替身”赏红的照片。小姚姑娘采摘几片叶子放手掌上细心观赏，一会儿又忽然抛向天空，枫叶在天空翩翩起舞，在山涧深绿色背景衬托下显得特别晶莹剔透。枫叶好似一个舞蹈家，在向大自然展现无旁骛的美丽，体现它美丽的价值。

我在一棵叶子全部红了枫树旁驻足，久久未离开，小姚姑娘问我：“三爷，你看啥？全是红叶子，有什么不同吗？”我反问她，你看到什么？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，红红的叶子很漂亮呀。

我说我在欣赏这棵枫树的品质和精神。它经过春夏秋冬三季，从冒新芽到吸收阳光雨露，秋天来了，它把绿色的叶子转变成红色，这是枫树吸收大半年的阳光雨露后奉献给大自然的独特的魅力，由绿转红回报大自然。正在我欣赏沉思之中，叮铃铃，侄婿在景区外来电，催我们下山吃午饭。我依依不舍，抚摸了几棵枫叶，与枫叶悄悄地说，我还会来看你的，我还会来的……

### 乡村晚自习

江正

上世纪60年代，四面八方通往学校的乡村“羊肠小道”上，点燃一盏盏参差不齐的小灯。感觉那小灯光能点亮乡村之夜。

为了和邻村的学校较劲，比升学成绩，除了晨读，学校还要上晚自习。那时，学校没有电灯，老师想个主意：让学生人人带上自己家的灯上学。一人一盏，近似红灯会。

老师最后强调一句：“不准借光。”大家都笑。来上晚自习时，一教室都是灯盏，像一地莲花在暗夜盛开。

小灯五花八门，有菜油灯、煤油灯，还有豆油灯、桐油灯……相同的是一束束灯捻子发出浓浓的烟，在教室里弥漫。第二天，就会见到别样的景致，不分男女，两个鼻孔都是黑的，灯烟熏的。

和我同桌是个女生，第一天来上晚自习时竟然两手空空。后来我知道是她家穷，两个妹妹也要上晚自习。我就要求她同拥一盏灯，把灯放在课桌中央就行。同学分男女，灯光是分男女的。

两天后她觉得不好意思，和我悄悄商量，非要出一半煤油。说这样她的心就平静了，不然像沾了我多少“光”一样。

我自然同意。这样，她过两天提来一个油瓶子，在上课前提着油瓶往灯里倒油。我翻着课本，一回头，灯光里看到她长辫子的影子，像一根麻绳。

同拥一盏灯被班同学知道后，成了别人背后的新闻。同学不酸不甜地说：“合灯怕什么？干脆合锅吧。”只听见她一声，我的同桌把手上的书砸到那同学的头上。灯灭了。

后来，同桌的女生不再和我同享一盏灯光了，她早已有一盏用小瓶做的灯，盛满清亮的油，在柔和的灯光下，她专注地翻着课本，辫子垂落，旁若无人。

我给她一支自己做的白色蜡烛，她对我正色地说：“我有自己的灯！”

多年以后，在一个城市停电的夜晚闲聊，说到这则旧日灯事，我老伴鼻子哼了一声，半是惋惜半是嘲讽：“你应该在那些蜡烛上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也给我留一支。”

### 枫叶红了

李洋